



文粹

和
338
8



利
291
8



文粹卷第四十

議二總一十三首

明堂

明堂議 孔穎達

同前議 魏徵

同前議 顏師古

大享議 馮宗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雅樂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三朝上壽有樂議

徹食宜有樂議

車服

吳興

姚鉉

養



文粹四十一

朝服乘馬議劉子玄

公卿以下冕服議楊炯

刑辟

請禁私鑄錢議劉秩

復讎議韓愈

駁復讎議柳宗元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尙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各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筍作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樸素是以席惟藁秸器尙陶匏用親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

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何以知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豆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層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議曰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同或異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自議曰至究今三十七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復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磨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蠹起是

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
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置求之典則道實未弘何者夏禹
哲王致美於祭服周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設教夫豈徒哉然
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求壯麗崇飾華侈固亦致孝尊親
之道因高事天之義求其遠趣非無深旨蓋以神本虛玄無聲無
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杳冥而莫測故廣袤之度罔知至何者
苑英華補入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
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歎意在茲乎自五帝迄今
代有損益宮室制度每越舊章重屋規模獨虧前典文祖過土階
之儉世宗踰卑宮之陋配天致極理必未安伏惟陛下以上聖之
英靈承皇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之歡心九譯之貢既
陳明堂之位仍闕永言殷薦誠感自中字自自五至自中九十五臣
等親奉德音預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
時萬物斯觀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

頤所為則大體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
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
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
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圖
象備陳決之聖慮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
惟聞黃皇一作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
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同前議

顏師古

議曰竊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諸簡牘全文莫覩肇自黃帝降
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眾說舛駁互執
所見鉅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旨要實布政
之宮也徒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
傳記雜說用為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記其四面則有
應門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立堂太廟

及左个右个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又文
王居明堂之篇載帶以弓鞬禮於高禘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
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
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又戴記云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
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
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尸子亦
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
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
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令既在皋庫之內亦何云於郊
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終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
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
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
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
哀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

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洎于澄又云
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己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
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自智懷曾無師祖審見且
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
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聖上大啟崇基光膺寶
運功高開闢之後德邁邃古之初鳳紀龍官譬畎澮於溟渤隨山
練石慙培塿於方壺大樂與天地同和豈奏曩時之韶夏大禮與
天地同節寧踵前代之膠庠天縱多能睿哲玄覽總五行之秀氣
抱六藝之菁華秩宗茂典皆取必於宸極共工妙術咸稟訓於深
衷隱顯無遺洪纖必應百神受職萬物斯覩將建明堂爰降絲紘
規矩之度久已蓄於聖懷遠近之宜實不惑於僉議自聖上至僉
四字從文苑英華補入 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尙或補其
闕漏況乎鄭氏臆說洎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昔漢謹封禪
博召諸生則乖戾多端事乃依違累載惟倪寬先覺獻奏昌言獨

斷之於天子於是制詔始下決策施行紹列辟之鴻明成天下之壯觀今既時和歲稔俗阜萌安兆庶子來鈞繩庀具揆景置臬良其會也自昔漢至會也八十三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略而不論悠悠常談不足循其軌轍謹議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檐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已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究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

居之地常取景已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合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眾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燄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過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已未荅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

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歷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寧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秦邕一作蔡邕立議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圍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郊惣校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

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十年唐會要作六年閏十月不告朔自蓋所至告朔三百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旦通天宮受朝頒時令

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皆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元旦通天宮受朝頒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惣校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自博考至之四字從文苑英華補入又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饗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其朔之時一作明五方上帝之一

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矩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饗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議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為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未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煙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埽地惣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彝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既闕明堂寧論告朔自鄭玄至告朔三百四十九字從文苑英華補入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

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摺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
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禮顯慶
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
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
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
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
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
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
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
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
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曰鹿鳴所以
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

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
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
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
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
十二篇元肇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
行禮邪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髣髴古者詩工皆歌
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
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尊卑以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
注言但有鐘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瓊
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
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

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
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
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
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立述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侑皆合鐘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
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
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馬議

劉子立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已降迄乎
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
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
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尙書郎而輒輕乘馬則

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
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
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
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
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
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
乘車旣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
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鞞而昇鐙跣
以乘鞍非惟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
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
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
之傍絳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祕閣有梁
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
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閒有古今圖畫者多矣

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闔立本畫昭君入
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于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
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
言則梁武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惟因俗禮貴緣情殷輅
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
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
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
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
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
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
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

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今蘇知機表請立節文改章服奉
付禮官詳定是非者自今蘇至非者二十一謹按虞書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
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聖王光照下土也
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
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武雉
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
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
聖王為物之所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
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
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神明也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
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
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

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武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徧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墨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暇別爲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鷩同鷩下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鷩

者鷩鳥也適可以辨祥刑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又稱藻爲水草而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謂爲蓮華取其文彩者也夫茄者蓮也藻者飾也蓋以蓮飾水也非謂藻爲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鼈鍊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周曰成康漢稱文景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旣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咸寧矣誠口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自國家至勿聽八十若夫禮字從文苑英華補入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

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哉謹議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卽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

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眾去南畝者眾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由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

文粹四十一
三十一
松林
採用者眾夫銅之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
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
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
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
下熟察之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
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
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
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
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
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
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
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

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
合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始得復讎也
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
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
報仇讎者告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
陛下垂意典章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
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
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
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
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
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
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

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
間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
亂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
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
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
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
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
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
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
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
籲號不聞而君先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
讎人之胸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
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
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

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
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
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
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
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
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
讎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
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
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爲戮贖
刑壞禮其不可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
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文粹卷第四十一

吳興 姚鉉 纂

議二總十二首

諡議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諡議 獨孤及

唐丞相諡文貞楊綰諡議代太常答蘇端駁議 梁肅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諡議 獨孤及

駁議呂諲 嚴郢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諡議 權德輿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御

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諡議 獨孤及

駁議郭知運 崔廈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諡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諡議權德輿

古諸侯世子諡議

晉諡恭世子議白居易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諡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叶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衽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循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袞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

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寬為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沒以諡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鄧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諡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誅諡之制宜以鄧留為準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一作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諡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諡文貞楊綰諡議代太常答蘇端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敘其德沒以諡易其名名之大小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眾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

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諡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爲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斃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疏爲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亂患自撥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餽公膺大任任職日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啟悟寂寥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爲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諡法稱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

人惠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旣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諡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諡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諡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諡典絕矣安在二蘇魏足爲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

議云爾

按唐書
改謚文簡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明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齷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荊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爲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修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整芟絲者難爲功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欲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諲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人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雷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

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眾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諡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諡擬於形容請諡吕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吕諡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吕諡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幾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及其荆門之政爲仁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闕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

賢使登大任既同溫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諡於尙書省而考行定諡則有司存朝廷辯可否宜任眾議今駁議撰諡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諡二字諡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

文粹四十一
三
瀆禮甚矣然猶喪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譽正稱貞則遺其委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爲爲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諡成封德彝諡明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岑文本諡憲章巨源諡昭唐休璟諡忠魏知古諡忠崔日用諡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褻一字不必爲貶若褻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爲諡未知出何品式謹請具示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

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必以爲諡至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也亦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譴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眾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也魏晉已來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旣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諡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諡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諡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

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
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
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批政姻族無倖人東帶山立敷陳前志
儼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
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揆實有之建
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
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
按諡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己致位台司
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
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沒於左轂
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元成翟方進以經明爲漢相而皆諡曰恭
迹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諡謹
議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

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諡議

獨孤及

議曰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間爲唐上將當時唐興百
餘載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玄宗循漢武故事方銳意
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虜破敵能破默
啜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坻以西烽火爲息慰薦麾
下吏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奐以果勇代處分閩
之寄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議
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峻辭訥並爲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
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
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勳伐事業宜有以美稱
易其名者謹按諡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
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
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

請諡知運曰威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厦

左司員外郎崔厦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爲大又曰過時不爲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旣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諡今乃申請竊將有爲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況節度當開元初贈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遇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啟將來之冒昧況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曰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若節度合諡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諡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

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諡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戌請諡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諡況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一作制則死必有諡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爲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己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土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諡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卑隸之

文粹四十一
中雖逢風雲化爲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
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
父内外文武具僚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徽久沫或墓木已拱受大
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歿代遠近爲限夫贈諡一也贈
者一時之寵諡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
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
柝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
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
褒寵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諡法者蓋考其
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諡而慕觀惡諡而
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諡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
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苟
位至上將則諡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爲請諡之可否竊稽載
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諡議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
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
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殼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
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身勢窘力屈以朝服
就執猶慷慨憤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自猶慷慨
至其色
二十字從本集補
入文苑英華同西向而辭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
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
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對某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
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苟息殺
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元冥勤其官而
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
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
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悝

廉察之任切於元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勦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持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諡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閒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諡曰貞烈謹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諡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蒞官確乎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芟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爲文可徵矣其爲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爲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旨

以爲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爲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傲尙永清公主欲以他族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爲主當時稱之定呂譴盧奕郭知運之諡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爲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諡法曰博聞多能曰憲獻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爲文章以輔教化是爲博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爲獻可正婚姻之主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諡及曰憲謹議

晉諡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諡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大凡

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諡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榷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蓋以烝烝之父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祇載而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將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祇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感歎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啟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諡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

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子齊卓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諡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邱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諡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諡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諡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諡不亦誣乎不亦謬乎

文粹卷第四十二

吳興 姚鉉 纂

議四 總一十二首

歷代是非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魯議 高郢

漢高祖偽游雲夢議 高參

貓鼠議 崔祐甫

酷吏傳議 權德輿

世祖封不義侯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喪制

定服制議 魏徵 令狐德棻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改葬服議 韓愈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
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
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安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爲反經非
聖不可以訓莫此爲甚焉嘗試言之夫無聖人無作則爲萬代
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
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
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爲天子子云末受當武王之會盟
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我文考大統未
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

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畢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
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
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
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爲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
而不相閒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
之故謳謠有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
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
以合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爲大雅作周
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
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
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敘之曰
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
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其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禮樂以王者是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曾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柰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疑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占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樂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

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邗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衰是周公不得爲聖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爲成康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泰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乃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各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

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下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漢高祖僞游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祖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昔崇伯之方命圯

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況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寢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吳承倩宣進止以籠盛貓鼠示百寮者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

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為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愚輒獻公議謹議自臣忝至謹議十八字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苟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脩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

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豨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仄目其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涖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悅然有感且以司馬氏

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一作故為論之

世祖封不義侯議

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薊城自為燕王蒼頭子密等因寵獨在便室臥寢遂其殺之以其首詣闕封為不義侯愚以為非先哲王封賞之本旨也遂作議云自予讀至議云六十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以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伺其臥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

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則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如樂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微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各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埽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

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
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爲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
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
之甚要之糜爛劓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
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
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
而務其爲鬼苟斯鬼足尙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
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弟兄可祠於朔土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
邱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
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
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尙書
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
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定服制議

魏徵
合狐德棻 同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
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
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自人道至降殺三十夫親
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濃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
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
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
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
責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
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
父同居則爲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爲服爲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
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
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
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
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

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
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其居生而其居為是則不可死同
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
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
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
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
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
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為
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
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損其有餘或
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自或損至舉舉二十
三字從全唐文補入
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該超百王而獨得
者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
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眾

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
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與
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東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
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
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
徵皆有立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
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
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
十五年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
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也
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麻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
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

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卽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日故邱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况邱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日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之明驗也尙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閒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斂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

諸侯出廟門侯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尙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閒傳云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朞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於

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
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閒一月自死至
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
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
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
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
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
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
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
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為乖僻夫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
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為
姊服鯉也不能過葭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各教偏己也至若孔鄭
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勿未易可窺但鑽仰不
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所有倚摭先儒願且

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
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
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者也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
方有歲年禮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
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
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
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
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
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尙有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思不
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
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
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

鄭玄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一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爲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各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何紊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而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而從吉者方今漸歸

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臣見君也公卿大夫贊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宮刑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邱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爲痛心可爲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衰升數粗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總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成衣苴臬季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

渭陽翟醜論舅之寃案後漢書張醜傳論救寶媛翟寃寃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復實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

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

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服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識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厯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諗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利病猗歎公理年未四十

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闊視光車美服為貴為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既廣嶄翠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郴州臧知龐欽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沱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斂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閒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參佐有加官者聚合樂饌卜日為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為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感杜蕢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

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物於聽謂我樵夫
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頽蹙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柄施圓鑿自取辱
焉諄諄然如不能已僕懦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大庖具酒
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
足繼之以燭使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算又焉
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
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
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
諒魏則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
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蓋辯焉
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
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
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
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

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藉甚
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
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
樂憂之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
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
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韋湖南吾
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
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才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
柱下史有各於著定矣受命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
責以敬故君之禮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
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
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慎重公平之世
論議之與刑罰豈當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
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

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
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
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
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合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
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
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文粹卷第四十二

文粹卷第四十三

吳興 姚鉉 纂

古文一 總一十五首

五原

原道 韓愈

原性

原毀

原鬼

原人

三原

原化 皮日休

原親

原仁 牛僧孺

五規

出規

處規

戲規

心規

時規

二惡

惡圓

惡曲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人者主之出者奴之人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詳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

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買
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壘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
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
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
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
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
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
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
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
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
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

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
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
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傳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
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
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
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
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
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
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
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

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德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

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分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

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

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益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

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
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
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
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
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
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
其國家可幾於理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
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
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
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
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
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

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
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
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
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
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
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
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
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
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
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
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
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

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
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化

皮日休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一作其質也道德
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
東漢西域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
夫亡其婦蚩蚩嚚嚚慕其風蹈其壺者若百川蕩滌不可止者何
哉所謂聖人之化也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
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爲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
邪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
教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卽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
之教嶽其基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爲士則孰有孟子哉
千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

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譬
如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
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御
眾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尙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
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槓肌筭骨傷愛
毀性以爲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
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佞臣愛
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
子必殺而徇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爲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
必先殺己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教尙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
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碯殺石厚叔向繆叔魚漢文流
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

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碯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僂則他人僂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己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眎生民以天下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

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廢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

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音而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義載爾雅終不復二論義載爾雅孰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邱之巔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嗚而寃元子嗚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僮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讐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音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尔何樂然尔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閒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邪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醕酒
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
天下之醕耐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
邪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
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
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
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
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趣焚
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卑不圓爲卿寧方
爲汙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
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
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柰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

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
嗟嗟次山人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
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
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尙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
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予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
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
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
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
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眞憎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常曲氣
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
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
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

文粹卷四十三
不褻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鄉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
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
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
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
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闕音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
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文粹卷第四十三

文粹卷第四十四上

吳興 姚鉉 纂

古文二 總四首

復性書上篇 李翱

復性書中篇

復性書下篇

平賦書

復性書上篇

李翱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者皆情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
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
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
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充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
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自性與至以明二十九字從全唐文補入

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自故聖至立矣五十八字從文苑英華補入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

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勿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自易日至能化一百六十六字從全唐文補入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者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

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
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
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
之死也石乞孟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
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
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
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
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
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復也必復吾豈
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
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儔存焉與之言陸儔曰子之
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
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

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
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
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
治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
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
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
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
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
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
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
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
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無邪本其心寂然不動邪思

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
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
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
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
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
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
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
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
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
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

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
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
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
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
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
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
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
之也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
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
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修之一日可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
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

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
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
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
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
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性無不善焉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
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
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
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
皆中節者設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
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文粹四十四

四

文甫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
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
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
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
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
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
之性鑒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
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
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
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
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文粹四十四

五

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

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眠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邪

平賦書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自又日至一也四十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

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
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
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于農人麥
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
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
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
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
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
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
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
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邪
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
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
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

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
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
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
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
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
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韜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
能行之者云爾

凡為天下者既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既百里之州為百里之
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
古之方一步餘三二百四十步謂之畝古者四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
也一畝為古三百六十步謂之里為井井之田九夫三屋三
之田三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四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
步為一里也方一里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古者四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
之田九夫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有四十畝古者四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
一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有四十畝古者四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
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一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

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井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
出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
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
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
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
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
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
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
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
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此
之謂也

文粹卷弟四十四上

文粹卷第四十四下

吳興 姚鉉 纂

古文三 總六十七首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蛻

時議三篇 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 并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
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
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
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歧而難
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
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
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

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尙力而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泥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蛇豕民爲淫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啟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然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所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禩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其道也豈多歧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眾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

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民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矣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豺豸尙猶類人況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

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者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塗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人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駟儻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絜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富窮能絜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

蛟龍裨於潤澤也昆蟲裨於地氣也雲物裨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裨於祿食也況能裨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佗五物反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也舟之行匪佗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佗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佗於項項遺佗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

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

乎高吾寧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遇一作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辨者也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己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仁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己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妒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妒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眾噫何哉曰亦何

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眾人侮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糾己之讎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塗諸子之道猶斜逕坦塗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

之也然適坦塗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真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所謂賊

民今之所謂賊臣

奸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

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入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

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

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脩人不正

不見此之謂四正

鸕鷀不常見君子慕焉鸞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

夫鸕鷀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

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為矣

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

何以言之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

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

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誦也自尊其己孩孺

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媿離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

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尙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旗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旗噫吾之

道猶弓箕乎陶旗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

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長法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酬營也爲酒今之酬營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筮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

劉蛻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讎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末之年富於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之年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瀆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

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方眠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盍戮於變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般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般餌薄矣臣不受戮般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鬪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閒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眠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給一器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尙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爲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勸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時議三篇

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差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爲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逸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

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爲盜有凶勇之徒攻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凌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險奸逆尙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爲凶逆傷汗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

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殿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嫺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

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匄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益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

文粹卷四十四
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
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令憂
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
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
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爲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
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
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
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
此則帝王常道何爲不及

文粹卷第四十四下

文粹卷第四十五

吳興 姚鉉 饒

古文四 總二十一首

言語對答

拜禹言 李翱

拜嶽言 陳黯

治家子言 陸龜蒙

齊處士言 袁皓

英雄之言 羅隱

言鑿 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濟爲瀆問 李甘

文粹卷四十五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齊司寇對 程晏

真龍對 盛均

愚谿對 柳宗元

紀梁公對 楊夔

答問諫者 陳黯

經旨

文道元龜 尚衡

禹誥 陳黯

補逸書 白居易

疑經 司空圖

正尸祭 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

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徹蓋整衣馨鑪瀝觴頰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胥蠻而答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 句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蚪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

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墾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其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十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權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邪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鹹鹵民時而煮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

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絕句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鹹鹵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者無土而何以田沒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蠶邑剋而吏齧吾視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往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

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
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盤

李華

晉侯方圖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
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
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
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
君以除君疾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
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嚮而馳
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膳鱸佐飯而已其
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
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
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
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

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
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
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
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縣縣縈山繞川車蓋如軒
稍覺登原赤霄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
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黯以當戶容杳杳而業業若堅刃
與慢塗呀將圻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答聳崖峴以
日曠呼明穿偃仆而雲霄鳥合濱江皋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
炙晶滌俞皎綠野芊緜走舉蒼連籥籥梗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
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日援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終
昕竟晦墜英紛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履黃鳥時鳴白鷗
飛度臨險瞰江江隗為潭虔虔刃凌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
鱗出介纖草以飈風颭職發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魂怕
毛骨洗初凌然攀木瞑眸猶懼踏泉顏麓疏冗繁源鼻歎支流潛

文萃四十一

四

潛鋤耕反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樸湍躍而後逝初疑
可及忽似無際旋去聲眩迴榻胡骨反湖鋪明反泊鋪郭反兌宕輓好本反石
敵磨火發川上纔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蒼通波滿望澹澹
灑灑久而生垠浙浙飛雨冥冥起雲沉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
色隨望遠蘋荇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閒泛
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
體閑綠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闌闔溢浸闌
檻上有嬪嬙絳音入雲侵杳渺而將絕隨隕風而復聞齊宋鄭衛
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坼崇山峰墜鳥獸狂
悸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千家恥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
之眾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
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
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
可為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為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

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閒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
馬理兵于北疆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
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調
而四境寡小或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
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
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
子亦請執兵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
王不戰之術也晉侯恍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
修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鑿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
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為近邪夫宮
中之近不過為吾折枝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
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

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
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
是羣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
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
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
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遣女樂
於魯而孔子行秦遣女樂於戎而閒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
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
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
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
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
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
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
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
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
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
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
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
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
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之生大
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
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
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
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

濟為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送于溫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別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寬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輪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閒脅涇渭澧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邪霸邪曰黜其霸以隳王乎曰不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疏乎惠王曰醢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坼豈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鏹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感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

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衡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讐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卽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奉教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辭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嚼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卽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干嗜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

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鼯鼠於齊矣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己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真誠然乎均曰卽飛出丹青者殊未真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豢有宛蛇魚類耳真烏在哉曰然則擾于夏鬪于鄭者非邪曰妖而怪所以幽王胥身子產不禮焉率假物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于天或巢于田或翼于人或爲馬或爲劍有侔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瞻腴疆土庶彙蕃庶其在人也珠媚心瀾呀成智門其爲馬也而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爲劍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至如挾雲則十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遞舒是羣龍也緜古今而不僵渥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亢悔於時

豈獨矯矯闌端露威於葉公而誇爪喙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皴眉而俯不復抽言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子爲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固若是邪子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鱸糜解有魚焉劔牙鋒尾而獸蹏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倚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眇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子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子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

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攬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眾裘我絺溽暑之爍眾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

榛棘僵臥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汚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闔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實之蠹將翦樹而弃之乎錦有一點之汚將全匹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鷲於烏鳶乎鷲於鸞皇乎鷲而無別不如不鷲矣天后默然

答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

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為而諫必拒當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戮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謬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啟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

文道元龜

并序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者舅雅好古道門

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謂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藉餘休敢著元龜以敘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為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闡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為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為下等其思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動眾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為之質後乎言言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

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杼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杼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事杼軸乎天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猶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範眾安邦敘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焉

禹誥

陳黯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于啟故啟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黯追其指作禹誥
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疏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之違昵愛不可苟昔堯舜傳人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

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爲世有之嗚呼不賢而毀其器俾後源一作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眾啟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谷爾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眾曰葛罪其如予予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尙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

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擠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眾克濟厥功其有傲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眾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用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尙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卽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恪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儻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

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絕句求金是使乎
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
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生象其死窮其思
也尸象其生極其教也夫禮也者足以守不以加加則弊足以加
不以闕闕則怠足以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
有拜有醑尸有酢所以立象生之教一作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
而拜象乎安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平三百年
其禮典赫然可以蠖漢蠖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
加則弊禮無匱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以來惟以毛血為薦是也
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者芟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
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蔽怠廢闕相接

至此邪豈天使之然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
廢也已

文粹卷第四十五

